

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二

宋 蘇轍 撰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

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决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

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寛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輙不於其强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輙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葢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為

之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强漢文皇帝之寛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為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播之

夷狄之域而最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為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為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為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

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為子之才治之而無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

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

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輙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

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决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盖已知之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

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為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為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攝於閭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决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為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

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為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為恭鹵不詳之説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説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

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彦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為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甞喟然太息以為聖人之道譬如山

海藪澤之奥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為楹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邱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强弓右毒矢陸攻則毙象犀水伐則執鮫鮀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掞

足鱗鬣委蛽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閒以顮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珍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盖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盖顔淵見於夫子出

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説而吳起禽滑氂之類又似猖狂於戰國盖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

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絶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紜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

害葢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隂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慼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斂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葢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

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将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横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

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麄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

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晩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

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閭閻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

汲於天下而知顔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

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盖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

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

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

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葢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

又辱以所為文為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塟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為塟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為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塟此則曾子之所以塟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

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其二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為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為詩與家兄子瞻所為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為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

其所為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喑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茍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黄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

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顔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

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輙啟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筒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為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追惟疇昔耘鉏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寘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

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
美文章儁發何意過聽知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
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
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
不詧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汲
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
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

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没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塟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茀不治盖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争之公所塟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劵亡失官遂籍

没其地伐其栢松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盖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熈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盖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以勸後來今没未百年棄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凛然公之行已

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䰟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欒城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城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韓鈹

欒城集卷二十三

宋 蘇轍 撰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有詩

維周制天下已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

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粤維我聖祖功緒永逺肇自皇世超絶周唐踰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宫立位設像嵗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錫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國維近匪逺吏民朴陋野不逹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宫即其東廡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聰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宫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

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轍適以謫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為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歆

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濵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於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遥之枏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

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

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

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葢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

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髙筠之小邑介於山林

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懐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宫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

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鬭訟簡少盜賊希濶外無蠻夷疆埸之虞內無兵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

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為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熈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内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

既而為轉運判官復為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為埕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為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為橋害請為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為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廪

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洩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甃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

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寛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為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為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與其
所欲而廢其所患若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
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
教之嫁娶炎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
民之所欲而莫為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
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顧以相生養則
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
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炎

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為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為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為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宮室貌象痺陋廢圮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為

茍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勸力先告工具棟極峻峙瓦甓緻密為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跡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

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為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為患然

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為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為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為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黄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

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為予安而流徙之不為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

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
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勸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
輒盡之於佛旣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
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
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
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

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

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𡸁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

之崖野水之根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以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鶩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蘓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

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矊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争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甞争也不幸而立於争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

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叅寥屬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敎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静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

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二十三

樂城集卷二十四

宋　蘇轍　撰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

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税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税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顔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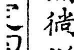
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

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讁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懐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輙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

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虚堂記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虚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虚者為虚故清者以濁為

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雖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

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熈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

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

以養其心足乎内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為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黄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濵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黄州師中菴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為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為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為新息令知其民之愛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

西為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為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為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絶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

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

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漑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懐思其人其無己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㓗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

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
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
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
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
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
非獨為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
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
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

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寜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寜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

入相從為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為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遥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為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為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睟然以温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煌談笑於廊廟而其

所以為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逺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汩没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為記

欒城集卷二十四

欒城集卷二十五

宋 蘇轍 撰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由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

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

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
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閲所為文嘆其工曰
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
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為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
年登科鄉人皆喜之逕者百里不絶為鳳翔寶雞主簿
以能選開寶監末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為鳳州以章
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
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為人蒙正嘗薦公朝復以書抵

要官論公可用公諭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為永康録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為官起為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閲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邉府當市民馬以益騎上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為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

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閔其窮而為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還到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為立規約訟遂止雖為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為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為名臣職方君自

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閒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為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為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為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為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

以宗為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為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為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水顧曰此蕪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户曹女流落

為人婢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為府中掾公師資舊嫁之罷知衡州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丐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丐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他人必此為姦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州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

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閭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

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粮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没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禄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鷴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没無以葬善為詩

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麓退翁雜文書啟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蘓氏懐章記其為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為吏師公没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没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録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

不煩少長為文曰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為鄉所擯曰是何名為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為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為動以律令為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為者力為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為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曰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户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

事仁宗為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頼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叠㦸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除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為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毋曰金城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毋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

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幾而甍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於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温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為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

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隂有所補嘗侍班於廊下内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歸老頼上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人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産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超艱難歴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

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温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為仁壽郡夫人復以其

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敍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故光禄寺丞監陳州粮料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宜州河北酒税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懋陜州司户叅軍憲新授滑州韋城縣主簿愬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龢京次適承事郎元耆穪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微次適承務

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蘓迨次尚㓜適迮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遊知夫人平生為詳而子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師塔銘

黄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凉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為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

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

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

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

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猋

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

居黃蘗師為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

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

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

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别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跌坐欲化衆强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香輭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

如之者以舍利為信請為銘其塔而刻諸石為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至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隨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為師説智者不當凝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黄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為髙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必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熈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朞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

色不變鬚髮鬅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頗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絶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

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開師願為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睡夢有告者曰如開師復何疑耶疑即病矣余聞之瞿然即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

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為之碑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

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剎或於見在土遍見

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土直上忉利宫人天相

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為黄金一切皆得

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為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刼

而演為十刼或遠取百刼而促為一刼一切無礙法河

沙不可擬闍師得正眼久為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

諸法事顏色不動揺爪髪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烟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寳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為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謂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附子瞻題語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為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䴵攜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䴵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既數

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饑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甞為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廵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為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且道本末乃使為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為民至今往來

諸山中亦無他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顔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强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予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

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竢其醒非竢其醒竢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

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

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

末以信子由之說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髪未甞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

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駡斥其過惡故高

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甞識

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

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享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

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顧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為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柰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

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令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懸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為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黄州求書

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黄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黄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

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　范景仁侍讀託謨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

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旣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此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

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𢱧摫同部而吶㕯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㐱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雺古乙類也而今附雨類霣古口類也

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𪏭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録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輙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

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

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正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蘓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録叙

水流於地發為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為飲食飯麪羹胾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為千萬千萬為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

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
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
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
背穠纎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瀰性融溢隨風舒卷
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
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
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黄龍南公説法於高
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

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
録相示讀之縱横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葢余雖不能詰
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欒城集卷二十五